

新诗评论

2013年第1辑
NEW POETRY REVIEW

总第十七辑

当代台湾诗歌研究

如果“远方”有“战争”

——台湾当代战争诗中的历史记忆与战地想象 马翔航

论孙建民创作初期的诗学立场与诗作风格 甘德嘉

对抗前行代的咒语：在“盛世”中就战斗位置

——从现代观点论台湾的诗观转折与《卫生纸诗刊》 陈允元

观察与言论

当代诗歌批评之批评 雷武铃

2012年中国内地诗界回顾 周瓛

诗人研究

昌耀诗歌的象征世界 李海英

从人到蟹

——从《鬼进城》、《蟹》看诗创作主体的受审与地方的塑造 林余佐

诗学简史

——论陆蠡做诗歌的语言质地 张光昕

新诗史研究

作为诗人的沈从文

——兼谈新诗研究的视野问题 张洁宇

走向山歌

——1940年代袁水拍诗观转变的历史语境与动因 陈旭皓

现代格律诗学的滥觞(下) 刘涛

本辑作者简介

编后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总第十七辑

新诗

评论

2013年第一辑
NEW POETRY REVIEW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评论. 2013 年第 1 辑. 总第十七辑/谢冕, 孙玉石, 洪子诚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301-22650-6

I. ①新… II. ①谢…②孙…③洪… III. ①新诗—诗歌评论—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9395 号

书 名:《新诗评论》2013 年第 1 辑(总第十七辑)

著作责任者:谢 冕 孙玉石 洪子诚 主编

本 辑 编 辑:张桃洲

责 任 编 辑:张雅秋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2650-6/I · 2639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pkuwsz@126.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mm × 1300mm 16 开本 15.25 印张 220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当代台湾诗歌研究

如果“远方”有“战争”

——台湾当代战争诗中的历史记忆与战地想象…… 马翊航(3)

论孙维民创作初期的诗学立场与诗作风格…… 甘能嘉(25)

对抗前行代的咒语:在“盛世”中就战斗位置

——从世代观点论鸿鸿的诗观转折与《卫生纸诗刊+》

…………… 陈允元(53)

观察与言论

当代诗歌批评之批评…… 雷武铃(71)

2012年中国内地诗界回顾…… 周 瓚(85)

诗人研究

昌耀诗歌的象征世界…… 李海英(103)

从人到鬼

——顾城《鬼进城》、《城》组诗创作主体的变异与地方的塑造

…………… 林余佐(133)

刺青简史

——论陆忆敏诗歌的语言质地…… 张光昕(152)

新诗史研究

作为诗人的沈从文

——兼议新诗研究的视野问题…… 张洁宇(177)

走向山歌

——1940年代袁水拍诗观转变的历史语境与动因

..... 陈培浩 (190)

现代格律诗学的滥觞(下) 刘 涛 (208)

本辑作者简介 (238)

编后记 (240)

当代台湾诗歌研究

如果“远方”有“战争”

——台湾当代战争诗中的历史记忆与战地想象

马翊航

如果远方有战争,我应该掩耳

或是该坐起来,惭愧地倾听?

——余光中《如果远方有战争》

演习结束后

天空恢复蔚蓝

大家都知道

不是战争

战争离我们很远

——莫渝《军事演习》

前言

余光中在越战期间写下《如果远方有战争》一诗^①,诗中身体、战争、欲望、同情的复杂跳动与转换,除了显现诗人对“战争”议题的“切身”关怀,也暴露了现代诗在思考战争此一暴力极大值时,究竟是“用”与“无用”的难解议题。陈鼓应在《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对余光中战

^① 本诗写于1967年,见余光中《在冷战的年代》,台北:纯文学,1984年,第38—39页。

争相关诗作的批判^①，如今看来虽略显荒谬乖张，然而更迫使我们反复思考，一首诗应该如何描绘/控诉战争？个人“私我”、“欲望”与“暴力”、“战争”之间如何抗衡与拉扯？数十年过去，余光中的《如果远方有战争》俨然成为台湾战争诗经典，2003年6月台湾小知堂出版社编选台湾第一本战争诗集，取余光中诗题《如果远方有战争》为书名，全书共选入四十九首诗作，是台湾第一本“反战诗集”，从书中《编辑手记》可以看出本书如何意图展现战后台湾诗坛不同世代对战争、国家暴力、权威的批判与反思：

战争是人类生存的重大课题之一，自古以来战争就未曾终止过。在《诗经》、《楚辞》都可见描写战争的诗作；兵连祸结的三国时代，更产生了许多批判现实的战争诗。

从台湾现代诗的脉络中我们发现诗人历经二次大战、八二三防卫战，以及远观国际间战祸的诗创作。美伊战争更触发国内诗人反战的高昂激越的诗句……^②

战争诗并非现代文学中的独有文类，中国古典诗中的战争诗相关研究已有相当成果，例如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张娣明《三国时代战争诗研究》等，这些研究，基本上承袭了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以来的观点，将战争文学分类为“一、主战的文学。二、非战的文学。三、描写战争的文学”，然而若以这样的观点来切入现当代的台湾战争诗作，事实上可以发现，这样的分类可能是不适用的。如果战争诗是对亘古不变之人性暴力之响应，那么现当代之战争诗又有什么值得关注之处？其文类的特殊性，对于我们重探现当代文学史，能有什么样的补充与调

^① 陈鼓应在本书中对于余光中“买办意识”、“崇洋媚外”、“污蔑祖国”多所批判，而他对于《双人床》、《如果远方有战争》中将“性交与战争扯在一起”的修辞，是代表余光中对战争“漠然”“置身事外”的立场。杨宗翰在《与余光中拔河》一文中亦对此事件做出回顾与讨论，见杨宗翰《与余光中拔河》，《创世纪》第142期，2005年3月，第137—151页。杨宗翰认为本诗“是余光中以个人私密情欲对抗国族庞大叙述的反战力作”，战争诗中的“个人”、“国族”间的抗衡，本文将会进一步讨论。

^② 余光中等：《如果远方有战争》，台北：小知堂，2003年，第5页。

整? 回顾台湾现代诗之研究,其实不乏对个别作家战争诗作的讨论,例如痖弦《战火纹身——尹玲的战争诗》、姚时晴《干嚼生命的风景——读方明的战争诗》、莫渝《热血在我胸中沸腾——试析覃子豪的战争诗歌》、林耀德《人与神之间的交谈——论罗门的战争诠释》、陈煌《战争之路——谈罗门诗中的战争表现》^①,其中林耀德一文,虽谈罗门的战争诗作,但也一并点出战争诗作中颂战、反战来回摆荡辩证的倾向,本文将依循此思路继续扩大观察。李癸云《战争·囚禁·逃亡——试探商禽的战争创伤书写》是近期就诗人战争书写议题最为深入的讨论,透过创伤书写、疗愈等观点,重探诗人个人经验与抒情主体之间的辩证^②。蔡丰全在《台湾当代战争诗研究几个可能的取径:文学、文化、传播观点》一文中,试图以较为多元、跨领域的观点,来观察台湾现当代的战争诗,然而此文对于个别文本缺乏深入的解读^③。方明《越南华文现代诗的发展兼谈越华战争诗作(1960—1975)》^④,是少数以战争诗为主题的学位论文,但其论文重点多放在越南华文现代诗的文学史背景,虽论及了越南华文文学中战争诗的独特面向,并且在论文中提出越华诗人“战争乡愁美学”的特殊性,然未能就“战争”“乡愁”之间之关系深入辩证,是较为可惜之处,本文亦希望能于此突出诗人之个人记忆、离散经验如何影响战争诗的书写。刘正忠《军旅诗人的异端性格:以五、六十年代的洛夫、商禽、痖弦为主》中,在“受难意识”以及“疏离心态”的章节,详细地爬梳了文艺政策、军旅经验、战争氛围与个人书写实验之间的交互关系,对本文助益甚大。

罗门在其创作大系第一卷《战争诗》前言中是这样说的:

作为一个诗与艺术的创作者之前,他也必须是一个人……我之所以将“战争”当做我诗创作重大的思想主题,是基于它在人类

① 以上文章分别见:《现代诗》第18期,1992年9月;《创世纪诗杂志》第169期,2011年12月;《文讯》第97期,1993年11月;《罗门论》,台北:师大书苑,1991年,又见罗门《战争诗》,台北:文史哲,1995年;罗门《战争诗》,台北:文史哲,1995年。

② 《台湾文学研究学报》第13期,2011年10月,第243—274页。

③ 《复兴岗学报》2009年第94期,第225—252页。

④ 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在职专班硕士论文,2011年。

存在的思想空间里,具有严重的威胁性,并一直成为人类生存巨大的困境与惨痛的悲剧——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东西德、南北韩、台海等的冲突以及中东之战、巴基斯坦与以色列之战、俄罗斯与车臣之战与波士尼亚内战……连续以血、肉与骨头来建构的无数战争,结果总是叫人类站在人类的死亡的阴影下,用一只手从战争中去抓住胜利与光荣,用另一只手去抓住满掌的血,这种惊动良知良能与深远人道精神的情景,探视力敏锐与深邃的诗眼,怎能不看?……便也成了这一“战争诗”的系列,让人类、世界与岁月站在血与泪里看。^①

诗人为人,战争之剧烈、恐怖成为人类生存的巨大困境,视战争文学为特定文类实有探讨之必要性。然而我认为诗的形式特质,例如意象的跳跃、伦理层次的瞬间转换等等,皆能凸显战争的荒谬性,以及出入跳动于世界与在地、和平与暴力、开阔与孤绝、外向与内向、写实与抒情、个人与群体等等尺度,而不仅仅是诉诸创伤记忆与控诉暴力。本文更想探讨的是,战争诗写作由于时间的推进,如何承继、变形与开展?后九一一的全球化战争世代中,诗人怎么样响应暴力与人性的议题?本文倾向使用“战争诗”、“战争相关诗作”而非“反战诗”来概括,是希望能强化战争诗中的辩证特质,如罗门所说,“人类站在人类的死亡的阴影下,用一只手从战争中去抓住胜利与光荣,用另一只手去抓着满掌的血”,战争诗中来回摆荡的,除了反战与拥战的辩证,亦是和平与暴力、经验与想象、冷酷与正义的两端。我希望“战争诗”,不只停留在单纯的主题或文类研究,而更希望透过台湾战争诗的发展脉络与特质、转化,响应、补充文学史中的某些课题,进而响应诗人所带出的语言、暴力、伦理间的暧昧疑问。

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台湾战争诗的发展与质变

前言已提到,战争诗有其颂战/反战的暧昧性与双重性,战争的

^① 罗门:《战争诗》,台北:文史哲,1995年,第39页。

“美化”/“美学化”究竟透过什么样的策略展开？我认为 1950 年代中期之后到 1960 年代是台湾战争诗内涵转变的关键时刻，这些重要的战争相关诗作标志了什么样的转折点？^① 台湾战争诗如何经历从颂战到反战的转移、重叠？台湾 1950 年代的反共/战斗诗，基本上继承了抗战时期的诗歌美学政策，包括易于朗诵的语言节奏，强烈而集中的情感呼告。蔡明谚于《一九五〇年代台湾现代诗的渊源与发展》中便提到“为了便于朗诵（宣传）的需求，反共诗通常使用复沓的形式，或者以相同的句式作为诗作的骨架，这种形式上的特点来自 40 年代抗战诗歌对民间歌谣样式的模仿，也成为 50 年代台湾反共诗作的基本特点”^②。如钟雷《生命的火花》、《伟大的舵手》、墨人《哀祖国》、李莎《带怒的歌》，便是此类型诗作之代表^③，覃子豪、纪弦早期亦不乏类似的创作^④。早期反共/战斗文学中除了强化诗的战斗精神，亦有对于战争残酷面的批判，例如描摹战场的死伤、悼念士兵的牺牲等等。但对残酷面的批判，并非通向“反战”，而是将个人之死亡升华为壮烈的情调，战争场景的血、烽火与炮弹，成为美学化的场景，个人身体成为国体之象征，个人的牺牲将成为国家的永生。例如丁宗裕《悼亡友》一诗：“你在前线的疆场！/为国牺牲而倒下去！/我们默默的为你盖上白布。/千万只眼睛，点燃着复仇的怒火！”“我们要用敌人的血！作为你周年的祭奠！”^⑤并未目睹士兵阵亡的“千万只眼睛”，在“祭奠”的仪式中，以“血”的献祭与交换，达到“灭敌”的呼告。公孙燕的《金门炮兵》则说：“血，沸腾在我们胸膛，/弟兄们共同的生命，都要学着像炮火一样/有热也有亮/并且还要闪耀出金光；/为了使正义的声音震撼宇宙/一定还要爆出雷霆

① 例如重要的战争相关诗作陆续在这期间出现，如痖弦《战神》（1957）、罗门《麦坚利堡》（1962）、洛夫《石室之死亡》（1965）、余光中《如果远方有战争》（1967）。

② 蔡明谚：《一九五〇年代台湾现代诗的渊源与发展》，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8 年。

③ 关于 1950 年代反共诗到 1960 年代新诗的发展质变，可参考杨宗翰《锻接期台湾新诗史》，《台湾诗学》第 5 期，2005 年 6 月。

④ 如覃子豪《自由的旗》、纪弦《在飞扬的年代》。

⑤ 丁宗裕：《悼亡友》，原刊于《自由青年》半月刊，1951 年 2 月。后收入丁宗裕《国魂之歌》，台北：战地政务月刊社，1971 年。

似的巨响。”“一发炮弹给共匪多挖一个坟墓，/哼！管他有多少也保险炸垮！”^①炮火成为生命的代言，而墓穴将成为敌人最终的目的地。兵器/人/物的相互转换，以及烽火/风景的互喻在1950年代的诗文中屡见不鲜，死亡与恐怖并非为了止息战争，而是推动下一场胜利的想象，战争的“美学化”奠基于对武力的崇拜，以及牺牲的壮烈精神。王集丛说：“如果作者的人生观是错误或悲观消极的，即使他写喊杀连天的战争，也不是战斗文艺。自来有很多诗文专写战争的惨状，不管战争的意义和是非，无原则地叫人反战，叫人放下武器，像这类作品就是消除战斗性的，当然不能称为战斗文艺。”^②如果“反战”“非战”的概念基本上跟战斗诗是冲突的，那么痖弦、洛夫等人的战争相关诗作，如何从战斗的时代氛围中，转移为对战争/暴力的批判？

莫渝亦把战争诗歌分成三类，来概括覃子豪的战争诗歌创作：“一类战争感怀诗，即颂战或非战，一类为战场记录，另一类为昂扬的战斗诗。”^③此分类也许能够概括覃子豪的战争诗歌作品的特色，然而却无法碰触到其他诗人战争诗作中更深层迂回的辩证过程。同样是写作于八二三炮战之后，覃子豪的《牧神不死》写金门遭到四十万颗炮弹轰炸，却能够于残破中再生，空气中有“被炮弹翻过来的泥土清新的气息”^④，而洛夫《石室之死亡》却毋宁标志了在战争情境（而非实景）下，生存与暴力、死亡与再生的迂回路径^⑤。刘正忠在论文《军旅诗人的疏离心态》中，曾以“小我之痛？大我之悲”来讨论军旅诗人内在、外在之复杂纠葛，而《石室之死亡》则是以语言、情境的双重暴力来反制世界之残酷^⑥。洛夫“以暴易暴”的诗学，自其第一段中“我便怔住，我以目

① 公孙燕：《金门炮兵》，《革命文艺》1956年第1期，第10—11页。

② 王集丛：《什么是战斗文艺》，《联合报》联合副刊06版，1954年12月13日。

③ 见莫渝：《热血在我胸中沸腾——试析覃子豪的战争诗歌》，《文讯》第97期，1993年11月，第79—83页。

④ 莫渝：《热血在我胸中沸腾——试析覃子豪的战争诗歌》，《文讯》第97期，1993年11月，第80页。

⑤ 洛夫《石室之死亡》写作于1959年八月洛夫赴金门任新闻联络官时，时值金厦炮战，“于金门炮弹嗖嗖声中开始写《石室之死亡》”。见《洛夫创作年谱》，《洛夫诗歌全集》卷一，第486—487页。

⑥ 刘正忠：《军旅诗人的疏离心态》，第27—28、39页。

光扫过那座石壁/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即可看出其中死亡与暴力所带来的震颤。如果“石室”暗喻着战地的坑道、埋葬死者的墓穴，诗题“石室之死亡”是“石室内的死亡”抑或“石室”本身的终结？题名的歧义性，似乎也可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诗中“死亡”与“再生”的暧昧联结。

我的面容展开如一株树，树在火中成长（1）

我在碑上刻完了死，然后把刀子折断。（45）

还默祷什么，我们已无双目可闭

已再无法从燃烧中找到我们的第七日（49）

一开始就把我们弄成这副等死的样子

唯灰烬才是开始（57）

诗人在象征死亡与功绩的“碑”上刻下死亡，却又将刀折断，“刀”是书写用的“笔”，还是杀人/自毁用的武器？折断刀代表再次否定、拒绝死亡？“唯灰烬才是开始”也许暗喻着如涅槃一样的再生，然而“已再无法从燃烧中找到我们的第七日”，却否定了火中复活的可能。这里的“死亡”并非如先前的战斗诗，透过“牺牲”完成国家的胜利与永生。但是战争带来的个体伤害与死亡，在此亦非完全的毁灭，而是反复透过迂回内探、象征性的自杀、死亡仿真、想象复活，在生与死之间反复来回。战争之苦，死亡之痛，来自个体生之欲望与群体胜利之间的冲突，黄金麟在《战争、身体、现代性——近代台湾的军事治理与身体》中也曾提及军事规训与实践差异：

身体的情感作用、好逸恶劳、怕死和自利等，也会让观念和权力技艺难以发挥作用。我们承认身体的消极配合、抵制与抗拒一直都存在，这也是军事身体建构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的原因。^①

军事规训尚且如此，何况是实际的战争与死亡？我并非说反战的军职诗人是贪生之徒，《石室之死亡》对个人生命与欲望的探索、抗辩与转型，在战争相关诗作中，具有标志性的地位。《石室之死亡》所带

^① 黄金麟：《战争、身体、现代性——近代台湾的军事治理与身体》，第77页。

来的质变,既呈现于其语言的艰难与暴烈,也存在于生命情境的压制与叛逃之间。战争诗中的“敌人”早已不是统治实体或认同单位,“敌人”既是外在环境,更是生命本身。当“敌人”与“个人”的对峙线被消解与转移时,反战与颂战的位置便不可能再存在,也因此我认为台湾战争诗作的讨论难以仰赖从前战争诗的“分类”,而必须透过历史情境与语言实验的变化与移转,方能理解。

我认为台湾战争诗的第一场内在质变,来自于具有“战争经验”的诗人,^①对于战争、暴力、人性主题的探索与内观。这些“变形”的、“非战斗诗”的战争诗作,开始浮现出对战祸的批判、“伟大”“英雄”概念的辩论、“去敌化”的倾向,以及个人与军事化群体的逸脱。^②在痖弦的《上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军功与英雄主义的消解倾向:

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
自火焰中诞生
在荞麦田里他们遇见最大的会战
而他的一条腿诀别于一九四三年^③

“自火焰中诞生”的“另一种玫瑰”,也许暗喻着战火中鲜红的血,但诗中并未明示“最大的会战”是哪一场会战,战争、炮火、牺牲者并未朝向对斗志的歌咏,战争与历史也不是成功者的勋章,“什么是不朽呢/咳嗽药刮脸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而在妻的缝纫机的零星战斗下/他觉得唯一能俘虏他的/便是太阳”,^④伟大与不朽被消解成生活的碎片,太阳(时间?光阴?)成为“唯一能俘虏他的”敌人,战火与玫瑰无法再歌咏英雄,战争的“美学化”产生了变形与转移,或如洛夫的《战争之外》“钢盔下面并不是那支辉煌的歌/是头颅/是我们进不进去都他妈无所谓的天堂”,更直接地破坏了军事的神圣性。

① 此处我倾向将“战争经验”理解为特定的时代氛围,例如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带来的死亡、流离经验,而不只限定于亲身参与战争的军职人员。

② 当然这跟台湾现代诗自1950年代末开始的一连串语言、形式、内在的探索是密不可分的。

③ 痖弦:《痖弦诗集》,台北:洪范,1981年,第145页。本诗写于1960年。

④ 同上书,第145—146页。

余光中的《双人床》描绘了个人情欲与战争间的相互消解与对峙，钻探、辩证战争的欲望本质，诗中将情欲与战事切分，躺卧在爱人的身体间，惟身体是天国，“让战争在双人床外进行/躺在你长长的斜坡上/听流弹，像一把呼啸的萤火/在你的，在我的头顶窜过……惟我们循螺旋纹急降，天国在下/卷入你四肢美丽的漩涡”^①，战争是为了带来和平，爱人身体上的斜坡、盆地若能避开烽火，“当一切都不再可靠/靠在你弹性的斜坡上”，那么是否需要战争？如果战争的本质是侵略的欲望，那么爱人间的肉搏与缠绵，为何不能取代战争？相较于《双人床》以小搏大，以肉身反讽战争的策略，《如果远方有战争》却展示了更为复杂的路径。

“如果”“远方”“战争”在诗中陆续重组出现，“如果”与“远方”是一组时空假设，而诗人批判“战争”的位置随着这一组假设的变动，反复地转换、调动视角，考验着“诗人/我”对战争的反省或漠视（“如果远方有战争，我应该掩耳/或是该坐起来，惭愧的倾听”），时而将“我们”与“战火”分离，以身体欲望取代侵略欲望（如果/我们在床上，他们在战场/在铁丝网上播种着和平/我应该惶恐，或是该庆幸/庆幸是做爱，不是肉搏）。这首诗最后并未自外于战争，沦为无效而冷漠的讥讽，而在不断质疑、调动中，寻找同情的可能手势：

如果远方有战争，而我们在远方
你是慈悲的天使，白羽无疵
你俯身在病床，看我在床上
缺手，缺脚，缺眼，缺乏性别
在一所血腥的战地医院
如果远方有战争啊这样的战争
情人，如果我们在远方^②

① 余光中：《双人床》，《在冷战的年代》，台北：纯文学，1984年，第16页。本诗原写作于1966年。

② 余光中：《如果远方有战争》，《在冷战的年代》，台北：纯文学，1984年，第38—39页。本诗原写作于1967年。

从爱人的床到战地的病床,从情人的欢爱肉搏到天使的俯身观看,诗人将自身的身体与欲望化为最大的问号——我们能否自外于此?我们如何爱?情欲于此是表象,亦是支点,所撑起的仍是诗人对伤害、暴力、爱的终极关怀。

以上举出的战争诗作,我认为标志了台湾战争诗质变后的几个特点:一、“敌/我”内涵的转变,以及“英雄/军功”的消解,扭转了早期以“牺牲/壮烈”是尚的战争美学;二、对战争本质的疑问与批判,与个人生命/欲望在战争/暴力情境中的寻索;三、诗人批判、同情位置的自我质疑与调整。这些元素彼此之间必然会相互渗透与牵动,我意图继续追问的是,诗人如何因为自我的战争经验(或无经验)调整位置?我在标题提到的“如果‘远方’有‘战争’”,不只是空间上的“距离”,而是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距离——“过去”的战争如何作用于“现下”?我们如何于“此地”同情“他方”的战争?我将会在之后两节继续讨论历史记忆与战争诗的关系,以及诗人因为战争与现世的距离,如何在战争与和平、诗的动能与失能之间试探、摆荡。

物与幻境:战争诗中的历史记忆

台湾战争诗在 1950 年代晚期到 1960 年代经历了初次的质变,透过语言实验以及深刻的内观探索,转变了战争诗中“敌我”的内涵,以及诗中个人与国家/群体的辩证关系。记忆与创伤经验既是战争诗的重要主题,那么战后世代未曾“亲身经验”战争的诗人如何摹写战争之残酷与暴烈,具有战争经验的诗人如何透过战争勾动记忆与乡愁?在个别探讨战争诗作时,亦不能忽略诗人个人经验、际遇的决定性因素,例如部分诗人之军旅背景(如痖弦、洛夫、罗门),促使诗人对战争、军事与个人欲望、生命有更深的感触;即使非军旅出身的外省籍诗人,早年流离颠沛的生命经验,亦会浮现于作品中,如余光中在《在冷战的年代》中,从寻常街巷行走中漂浮起来的历史感:“在冷战的年代,走下新